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焕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天地第六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

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

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
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
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
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
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
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為尊
嚴於君親而從俗不謂之謟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

服物者在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隔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向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堯舜禹湯隨

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人而常自用也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觧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厲者自思善也

呂註臣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世俗以其諂諛而謂之不肖不知其然而善之為非者果必然

邪至於然世俗之然而善則不謂之諂諛所以嚴於君而尊於親果安在邪謂己導諛則必作色惡其名之惡也而終身導諛合譬飾辭聚衆不免為其實則終始本末不相當也合譬飾辭皆非其理之當而以此羣於人所以為導諛也夫合譬飾辭聚衆恥為導諛且不可則夫不知反性命之情而垂衣設采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乃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則所謂

徇乎人則是同爲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擇南華自
謂上下不敢爲而安於性命之自得斯爲道德之
正也歟本經内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
篇則爲郭象所删脩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
存焉内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
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當
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
者之遠於道而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

闡敎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袪世俗之迷使之復乎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已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爲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凫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

皆感吾將奈何遂設臧縠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爲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則一也信能去迹絶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疣贅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跖之臧否將有辦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五

衆人愚之至也愚而自知其愚小愚也惑而自知其惑小惑也三人行而一人迷所適之方猶可至惑者少也二人迷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當時天下皆惑而莊子一人求嚮至道終不可得也大聲淡而無味猶咸池大韶也折楊皇華俗之小曲高言極高明至言至於道言所以不出者以俗言多而勝之也缶與鍾皆圜擊之有聲以二缶一鍾齊擊則聽者無所適而惑矣況今天下皆惑一人雖有嚮導之心詎可得

邪知其惑不可解而強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哉醜惡之人尚欲其子妍則惑者豈不厭迷而思悟邪

祥道註義可以從則孝子從義不從父故易蠱之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則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必謂之不肖子矣道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臨之二咸臨吉無不利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臣矣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

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豈俗固嚴於親尊於君邪以無不盡惑而莫之解也導則逆人之過諛則長人之過人皆有導諛之實而惡導諛之名豈特如此哉又至於合譬以明之飾辭以文之聚衆以傳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而終莫不以受其過可謂愚矣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於所適之路也以二缶鍾之聲惑而所適不得惑於所適之意也蓋天下之理以多變寡則易以寡惑多則難其習俗之薄以哇聲俗言導

之則易以大聲髙言入之則難今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庸可得邪

碧虛註從世俗則失尊嚴於君親順君親則得導諛於世俗然君親者一人之私善世俗者天下之公是私心則非忠孝公論則非諂諛故賢人君子未嘗獨異於世也夫導諛者亦嫌人指其不正而終身導諛善苟合也以至飾辭聚衆户外屨滿聖人觀之可謂導諛矣而世人稱美之詎復有罪坐者哉謂彼希意

則憾之而不受彼之順顏則恬然受之與夫峩冠博帶文藻語言噓俞仰俛樂人稱譽者為如何哉可鮮者非大惑有靈者非大愚終身不鮮不靈者矜名嗜利之心未劉耳若以己所見鮮釋彼愚惑我寡彼衆豈不悲哉大聲之不入里耳高言之不止衆心如擊缶撞鍾其音必異不唯聽瑩而又莫知所之矣人人欲悟蓋因不得已而惑於惑則孰與之憂乎厲人恐子似己亦自知其惡也則愚惑者豈無趨善之心哉

鬳齋云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為是不諫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已而與造物為徒者也我之所謂道即與世俗同則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惡導諛之名而終身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合譬飾辭聚天下之學者而歸

已觀其初心要髙於一世而終不能離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垂衣設采動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貎循循善誘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學於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耳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靈言其不自知祈嚮趨嚮也天下皆惑於其説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折楊皇華里巷曲名以比俗言大聲古樂喻至

高之論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垂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即前言二人惑也或作垂鍾義不可觧乃傳寫之誤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不推不必推説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此自觧之言厲人恐子似已是自知其惡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到此譬説兩句似結不結真奇筆也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之諂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

子道主孝不當以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
則所然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為導諛而已惡其名
而為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衆以相夸然
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為是其始終本末
謬戾若此不相坐猶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采
動容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
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鮮不靈雖聖人亦
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

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
缶鍾當垂踵二人垂踵惑而不行所適猶不得況
天下皆惑予雖有所求至其可得邪知其不可得
而強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
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難自解之辭結以厲人
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願子之似已則迷者
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其本然之天
固未嘗不在也經云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

不謹歟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黄而文其斷之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也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曽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

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郭註畧而不備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脩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

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為得則鳩鴞之在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夫柴其内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僻其繆内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自達者觀之在纆繳之中晥

睆然明矣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疑獨註以青黃之樽比溝中之斷美惡雖不同然其本一也而為物皆失其性矣盜跖曾史行義不同而同於離本失性亦猶犧樽與溝中之斷耳五色亂目五聲亂耳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亦然困惾擁塞爽違厲病也趣利舍害滑亂其心心亂而性亦散矣此五者皆生之害而楊墨離跂於性命之外以此為得不

能無困以困為得鳩鴞在樊籠之中亦可以為得矣

趣舍聲色以柴其内冠弁搢紳以約其外内盈於四

支者如柴柵纆繳繩也以趣舍塞滿於内府方之柴

柵搢紳約束於外形譬之纆繳以況困弊也而自以

為得者何異罪人反縛交臂歴指虎豹在於囊檻亦

可以為得乎

祥道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

令人口爽盖人之生也性静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

還妄境在前靈源遂滑以至忘不貲之良貴趣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然管夷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欲見者善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以至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慼慼然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邪蓋善嗇者不慼慼慼慼者非善嗇也

碧虛註木生青全削器則性毀人本自適行義則真殘故視聽食息存之亦可亡之亦可唯趣舍不係乎心者逍遥乎塵垢之外豈纆繳囊檻所可縶哉

鬳齋云其斷在溝中破為犧樽之餘者也雖榮辱不同而同為枯木耳此與臧縠亡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以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惾衝逆人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或作噣非厲爽乖失也以趣是舍非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

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以為得則鳩鴞在籠亦可以為得矣貶之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礙胷次故曰柴其内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禮拘束故曰約其外内則塞之充盈如柴柵然外為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睆睆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為得矣蓋極口以詆楊墨也

此段引喻以明失性之弊諸解已詳兹不贅釋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汎觀以道通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絶人遠甚而不剳心無為

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下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竒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黄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分之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髙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太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

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
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
帥師拯民一則抱樸守貞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
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
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為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存
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為得若楊墨之若鷇難為
者也至比之鳩鴞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
昔孟子闢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為功不在禹

下余於此亦云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後世必有以

為然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

宋 褚伯秀 撰

天道第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眛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

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象註天道地道聖道三者皆任物之性而無所牽
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善之乃靜則有時而
動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有其具而任其自為
故所照無不洞明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休則未
嘗動倫理也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夫無為也則
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焉俞俞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有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進為撫世此又其次故退則巢由進則伊呂無為之體大矣何所不為哉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業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靜而自得自天子至於庶人彌無為而彌尊也

呂惠卿註天道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非雕而刻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無乎不在而未知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通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胷中也雖吾之自為猶將昧乎無不靜者以為而未嘗為故也況人各為其為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

為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則其本自
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
萬物孰能鏡之明乎此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
復於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藏之聖
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准而已
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
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於無知

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冥則合氣於冥此六者聖人所以無為也為天地之平則無有髙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葢應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憊於事為之衆矣其能虛乎虛者刳其心則韜乎其事而其富至於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静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静而動動於不得已而當

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撓心而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寞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植乃其所以為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閒遊或進為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林疑獨註道無不在故在天為天道在帝為帝道在聖為聖道天以道而運寒暑代謝日月迭行未嘗有積故萬物莫不以之成帝道聖道之運亦然帝者神之出聖者王之入帝王言其位神聖言其道也明於天故無為而為通於道故吉凶與民同患無為而為者其化通乎六合與民同患者其德順乎四時是以古之帝王雖六通四辟而其所以為德者任其自為而已故其心昧乎無不靜聖人之靜不為動對非世

所謂靜也善即所謂性自其繼道而言則善也自其成之者言則性也性者命之在我未嘗不靜而世人所以不得與於此者以其心逐物所以失之唯聖人不以物撓心所以能靜也心譬則君性譬則國君正則國治不正則國亂自然之勢也欲盡其性必先靜心水靜明平大匠取法水則靜猶能若此況人心乎心者精神之宅靜之則精一而神全撓之則精竭而神疲精一神全則其心圓明何所不照此天地之鑑

萬物之鏡也心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
至於無為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所
休息也唯其無所為則會道於虚虚則實者萬物自
然之理無不在乎為出於無為則其向之實者虚矣
虚之而靜靜而後動所以不失其動不失其動則無
為無為則羣才各任其事當其責使之盡性分之極
而已俞俞自得其心所以冥乎至理而忘物我之分
憂患不能處死生無所變歸根復命而於造化為一此

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明此以北面即孟子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玄聖若虞舜側微而玄德升聞素王若孔子無位而尊是也退居閒遊巢許之類進為撫世伊周之類聖人之迹雖趣時應變未嘗同其為道一也

陳祥道註天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成萬物也而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歸天下也而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服海内也而海内服蓋聖人之於

天下達則為帝王之德窮則為玄聖之道書稱堯以
帝德廣運而終於為天下君此帝道運而天下歸也
孟子稱孔子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此聖道運而海内
服也虛靜恬淡者心寂寞者氣無為者神也能致虛
守静心淡氣寞而至於無為此所以為天地之平道
德之至而帝王聖人休焉休謂其所要宿之地玄者
妙之本素者性之質玄聖素王與書所謂玄德同帝
王天子與書所謂俊德同

陳碧虛註體不言者明於天適物變者通於聖委之動植則自然為也昧然弗知則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應物而不蕩非圓寂之靜也隨物攖寧而後成非曰靜也善故靜也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毫髮難隱心靜則萬有易照故虛靜則吉祥止而妙道生恬淡則神氣生而虛白集寂寞則靈府寬而真君寧無為則和理全而性命永此非特異也乃天地之平常萬物之至正聖人之所休止也心休則事虛

事虛則理慤理慤則性靜性靜則動不妄矣無為則所責不在已責不在已則俞樂而無憂年壽長矣明於此者謂虛靜等八目是道之密用無為之事也處上則為明君處下則為帝師周之柱史魯之司冦是也退居閒遊伯夷叔齊是也進為撫世傅說呂望是也君臣定位不相淩越則天下治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帝道聖道本難分别經意盖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此段主

意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六通四闢猶云四方上下無所障礙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句最精神萬物不足以撓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以水鏡喻靜義甚精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八字演一靜字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至極之事帝王聖人之心休止於此休則虛即惟道集虛虛則實即禪家云真空而後實有實理之中自有倫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虛則靜靜則動便

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無不當曰得各當其事而任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憂患不能處處猶入也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即是仁者壽又提起八字斷之以萬物之本言此理出於萬物之初也餘論概同

前解

褚氏管見云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為皇而下為帝者是也其自為則

入而治已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為善而靜哉物無足以撓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准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役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澌盡而莫救可不哀邪夫欲求所以養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天地之平道

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縁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怳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静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為憂患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為君為臣無不合道進為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無積之效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天道第二

静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争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

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故美配天

者唯樸素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明其宗本則與天地
無逆順天所以應人天和至而人和盡天樂適則人
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韲自韲耳非吾師之暴仁者
兼愛之名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無期故無所稱壽
巧者為之妙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
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
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
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所以畜天下者奚為

哉天樂而已矣

呂註靜而聖自内而言動而王自外而言無為也而尊則所以臣天下者無事於才知素樸而莫與爭美則所以服天下者無事於文采凡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為閒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為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於此而已鳖物不為戾澤世不為仁以至雕琢

衆形而不為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為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也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祟内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虚未

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所以為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疑獨註前論聖賢出處之迹不同故此云以其靜而言之均可以為聖以其動而言之均可以為王以之處下為素王以之閒居則士服無為也而貴所謂良貴是已聖人之心未始以天下之器為器抱吾之樸而已未始知天下之色為色見吾之素而已若然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所以自任於性命之內明白

於天地之德大本大宗言命與性惟其任性命而與天和所以調天下而與人和天與人豈相勝哉故各盡其樂也雖樂而不知其所以樂適其自然而已其生也天行適來時也其死也物化適去順也其所以不生不化者豈非天樂哉動静各得其宜故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道合乎天故其動也天德及乎幽故其静也地物無所累心定乎一出而王天下則萬物各正性命鬼不祟則無夭傷魂不疲則神凝而性

復矣若然者一心定於内萬物服於外虛其知靜其心推天地之大本通萬物之至理此又所謂天樂無所往而不適也聖人之心所以能畜天下者以此祥道註言靜而聖則動而王者明之出也動而王則靜而聖者神之降也樸者器之本器於天下或用或舍樸則不期於用舍而常尊素者色之本色於天下或美或惡素則不期於美惡而常貴故樸素而莫與之爭美政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和天地和則萬物

遂萬物遂則神鬼寧神鬼寧則幽有所歸明不為厲所以人歸德於鬼鬼歸德於人而天下明白矣老子云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列子云物無疵病鬼無靈響是也

碧虛註靜而聖動而王皆以無為為尊樸素為美乾坤以簡易為德簡易者萬物之宗本宗本不失則人事和人事和則天理順而陰陽宣暢矣自雕非義也自榮非仁也自永非壽也自化非巧也不為他役故

曰天樂物物自樂自和則動不為動靜不為靜矣心定者造化不能移陰陽不能改與太虛不二也聖人之心能養天下者太和而已矣

鬳齋云靜而聖動而王即是内聖外王四字其道樸素無文而天下之美若曉然知此天德之德則可與天為徒和猶合也大本大宗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予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吾師乎至不為巧數句先見大宗師

篇以為許由之言此則上加莊子曰顯見是寓言不可作實話看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物化隨物而化也靜為陰動為陽波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見曰祟魂倦曰疲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樂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以無為而尊樸

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為何嘗文采而隂陽四時無不為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内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為樂則一猶内聖外王之分而道本無殊也𩐎物不為戾澤世不為仁忘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為天行自然運動死為

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䰟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為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

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故曰帝王之法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
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
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
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
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
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

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

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

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臣及其為臣亦無餘也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非有為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權則非

臣矣各司其任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為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為誰有為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

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為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所作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此大道之序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雖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

物當其形形明而無所復改物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愚知貴賤各當其才行其所能之情而無相易業名稱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刑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通順序之道寄當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註無為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故有

餘有為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故不足
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為而已故上無為下
亦無為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為而尊
者天道有為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為上亦有為而
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
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
天下為之慮辯不自悦而天下為之悦能不自為而
天下為之為天不産而萬物化非我産之也地不長

而萬物育非我長之也帝王無為而天下功非我為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為也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漠無為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

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感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其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先後為出於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此百家之所以往而不反聖王之道所以闇鬱而不發也天

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以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内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於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偽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修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

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為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為本始歟倒則不正以末為本迕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疑獨註帝王之德宗乎天地故覆載之功大主乎道德故萬物不能移常乎無為則無不為矣以有為而為則有所不足以無為而為則其為有餘古之人所

以貴乎無為也無為者為上之道有為者為下之道

為上者以道揆故兼物物為下者以法守故以物物

上不兼物物非帝王之德下不以物物非臣職之任

此上下之分也古之王天下者循道而行順理而動

未嘗見其有為之迹知而不自以為慮辯而不自以

為悅能而不自以有為德配天地之化育故無為而

天下功神者妙萬物富者畜萬物天能神而不能富

地能富而不能神帝王能天能地而德充大於其間

易所謂聖人成能者是已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形而上者道之本形而下者道之末其本則要其末則詳主道無為所以執其要臣道有為所以貴乎詳下之五末是也為帝王者守其至要主其大本則所謂末者自舉矣為臣者必分之以職各任其事運其精神動其心術勤勞盡瘁然後事從之而成也夫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法成則末學者從之而起不知所當先者道也故君先臣從父先子從此

自然之理神者明之妙明者神之粗天所以為神地所以為明天尊地卑神明之位分矣春夏先秋冬後聖人因之先賞而後刑也變者離無入有化者因形移易萌者物之達區者物物所以有別也夫萬物生死區別盛衰變化形狀不一者咸歸於自然隨天之序而已況人倫之大者豈不若是哉盖自然至理其本出於天地其用散於人倫苟失其序則悖天廢人其可以為道乎萬物待是而存者天莫不由是而出

焉者道道之在我曰德以德愛人曰仁愛而宜之曰義先後上下謂之分不侵不擅謂之守形者物此也名者命此也因其形名而任以所宜為必原其情必宥其事然後辯是非明賞罰愚知所處得其宜貴賤所履當其位仁賢不肖各行其能無以彼此飾其情也能各有限名必當實以此事上畜下以此治物修身則知謀無用而歸於自然其治所以至極也舉書曰者逸書也有名者皆因形而命之此道之所以散

若冥之以道則長於上古先於天地未嘗有形未嘗有名故非所以先也五者陰陽之中所謂命也至於命乃可命物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者陽數之極賞罰者量時而適變又為道之終故九變而賞罰可言形名者道之末賞罰者道之終語道而不求其本始皆為倒迕也為人所治者知治之具治人者知治之道也知治之具者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辯士一曲之人蔽於道者也

祥道註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鍼縷微物猶不可無序而況道乎莊子於人道則述君臣父子之義於天道則推春夏秋冬之理自天至形名明道與物之自然因任至賞罰明人事之使然也蓋因任不足然後有原省原省不足然後有是非是非不足然後有賞罰賞罰雖非治天下之道亦治之具也伯成子高以禹用賞罰而去焉者蓋譏其以教之末者為本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形名物

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本賞罰末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始也

碧虛註以天地為宗不稱長也以道德為主不屬賞罰也以無為為常常不矜故有餘君忠無不容仁也臣道無不理義也君當垂拱無為若同臣道理事是不主也臣當職事有為若同君德容納是不臣也上不專執任羣才之能故無為而用天下臣職所司以勤勞治事故有為而為天下用也由是而知落天地必

取衆謀辯雕萬物必取衆議能窮四海必待衆為斯無為之業也天降氣而長育故莫神於天地升氣産化故莫富於地帝王自治而功成故德合二儀也本謂理末謂事理在簡要君道也事在詳備臣職也本末雖異須待精神冥運心術發用先循理本然後事末以表之先後之序隨物生焉然非聖人不能法象以序立教以道為主法度立而利害隨之用貴賤之位而賞知罰愚因才能之分而徇名求實以上九日

為世治教五變而刑名可舉取五行生尅之義九變而賞罰可言陽九極變之旨也形名以天理道德為本賞罰以刑儀名器為始専任賞罰豈非倒道乎語失次序豈非迕說乎刑名賞罰治之具妙用次序治之道迹所以為天下用理可以用天下也名數禮教下之所以事上也無為自化上之所以畜下也

鬳齋云落天地言其大雕萬物言其巧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帝王無為而成天下之

功亦與天地同也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五兵之運德之末明刑以弼教故賞罰五刑教之末禮法刑名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言皆從心生非由外鑠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此論尤妙看得莊子亦何嘗全不用兵刑禮樂蓋當知所先後若天地之行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故曰殺也所尚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也次

陳為治之序凡有九等分守職也刑名稱也因任因
所職而任之原省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去之矣
是非旌别淑慝也賞罰撻以記之車服以彰之之類
愚知處宜言當其任貴賤履位猶當位襲安也安其
情實則分能由名各有所處而無容心歸於自然而
已古書雖有刑名之說未嘗舍本以求末若不知先
後驟然而言則失其本始是治於人而為天下用非
所以用天下也刑名賞罰為治之具分守仁義為治

之道也刑名即形名古文通用

夫以天地為宗道德為主者豈有他哉以無為為常而已無為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為有為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悦能不自為無為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此無為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

餘事本要末詳自然之理故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鄉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此先明天而

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襲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
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名以考實事上畜下治物
修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
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盖衍上文餘意
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焕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天道第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常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静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膠膠擾擾乎則自嫌有事也故曰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德而已矣

吕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

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為在於此與黄帝不異也

疑獨註不敖無告至哀婦人即是不敢侮鰥寡之意美則美矣未能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此所以未大天

德者自然之道得於已故出而有為未嘗不靜若日月四時雲行雨施豈有心於天下之物哉帝王之道若是而已堯聞舜言知向用心之非膠膠擾擾逐於人為而昧於天德故以舜為天合已為人合天合者與天同人合者與人同天地覆載萬物德無不被為帝王者莫不體之雖黃帝堯舜亦莫大於德合天地而為美也

祥道註不敖無告至哀婦人者仁也天德出寧至雲

行雨施者道也仁人也而無不為故曰人之合道天也堯行天道而所言者人舜行人道而所言者天行天而合乎人故其德止於充實之美行人而合乎天故其功歸於光輝之大膠膠言其止擾擾言其動也碧虛註不敖無告不廢窮民仁人之心無以加此舜以為弊迹未去故未大也天德而出寧人事則感動矣昏明有序開闔有常升降氣交天地之德也堯悟已之所為膠膠擾擾亂之又亂也天之合無心人之

合有迹天地者古之所大王天下者體之而已矣

鬳齋云天德者自然之德出寧者易云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日月照至雲行雨施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堯謂我之所為未免自為擾亂合於人而已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是堯自嘆之辭天地自然之理古今莫大於此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但法天地則可矣

天德者無為之化出寧者為而無為日月照四時

行皆自然運動無為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

而民莫不歸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言

下有省始悟日前所為膠膠擾擾天合之與人合

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

黄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

抑揚闔闢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徴藏史有老

耼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耼而老耼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耼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耼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耼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耼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

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郭註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也此乃甚私非忘私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

亂真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絶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攘棄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已又所以成物義非特立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

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鑠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
而無以為者也幾乎言近之而未至後言夫兼愛則
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故以為迂也凡名生
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
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所謂物之
自然也德則為道法自然又何必無偈偈乎若擊鼓
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疑獨註徵藏史者掌藏史之官孔子為道不行欲藏

其書於周室之藏府以俟來者時老聃免官歸居孔子往因焉而不許孔子嘗刪詩定書修禮樂作春秋六綿而贊易道此六經也又繙為十二經以說之聃為以支離太謾願聞其要答以要在仁義聃遊方之外謂仁義非自然之性孔子遊方之内謂仁義真人之性也言人中心莫不欲物之愷樂兼愛而無私此人情之自然又復明仁義之出於性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者近于偽矣兼愛未免乎有係不若無愛之

至也無私未免乎有私不若不知其私之為至也夫子所以兼愛無私者欲使天下不失其養也莫若任其自然使之相親而不知以為仁相友而不知以為義自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皆無為自然各極其性而已矣放德則不知德之為德循道則不知道之為道又何必偈偈然用力揭仁義於天下以求復其性無異擊鼓而求亡子也

祥道註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

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所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耼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繙六經為十二也

碧虛註孔子欲藏書而老耼不許謂已陳芻狗不足

留也縱横六經故曰十二上仁無為而成上義不行而至率性而動豈偽也哉物愷則未能忘情無私則不免有迹仁義之情去道遠矣若春生秋斂之有常晝日夜月之有明星斗歷天之有列飛沉從類之有羣草木鬃生之有立傚而循之可也何偈偈然用力為哉

鬳齋云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汗

漫物愷以物為樂後言淺近之言幾猶危也物之不
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説也纔有無私之名胷
中便有箇私字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物物皆有自
然造化何可容力但當做自然之德循自然之道如
此而至矣擊鼓而求逃亡之子言驚動世俗也
孔子為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
室以俟後世聖人葢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
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

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為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云春秋十二公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謾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耼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愷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

則不中心亦不怒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循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

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

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賔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不惜物棄妹不仁言無近恩生

熟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自怪譏刺之心所以悔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受其殃也服者容行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常服矣崖然進趨不安衡出也額然發露闕然摅豁義然踶跂自矜貌言其志在奔馳不自舒放趨舍疾速明察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樸凡此

皆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非脩身之道邊境有人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靜而順之任真而直往未嘗有所困也進道德而以情性為主至人之心定於無為也

呂註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饑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反樸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卻也知巧仁

聖自以為脫焉則絕學反樸未始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為不仁某事為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開兌濟事而受之終身不救自遺其殃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已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衝然則逐物於外顙頯然則若大樸口闞然則其

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則若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覩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為皆以為不信而已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内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為神也則流而為形失而為德廢而為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有世不足為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㩳不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離退仁義而不留賔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疑獨註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潔棄蒙妹而不教言其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其不義積斂無崖言其不廉是不知老子而妄譏之是以漠然不應吾心正郤言

向者譏刺之心已虛矣夫巧知仁聖未免有迹老子嘗欲絶棄之故自以為脱焉呼牛呼馬隨其所名至人混同萬物豈有牛馬之異有實斯有名茍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受不則名實俱累所以再受其殃若忘名實無物我毁譽是非任其自爾何殃之有哉恒久也服謂服其心使之不動老聃謂吾心任至理服之久矣非有所服而服之所以毁譽不能入也鴈行斜步側身避影言其隨後履行接跡也容貌崖岸不能

自適其心不安目亦馳動而衝出也頯然高亢闞然

虓豁言矜容儀夸言以服人也義然求合於宜繫馬

而止意在奔躁也動則為物所持發則疾如機括明

察審乎是非巧知逐於多事凡此皆以其不能信道

而有諸已無異邊境有人其名為竊盜者夫道也無

不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物所以備

廣大而無不容淵深而不可測也形末離乎有數德

者道之在已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為神之末也

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為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為累也雖舉天下畀其權謀聖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真性不為利所遷極物之真而當守其本故通之則為道合之則為德道德之所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為主禮樂為賓明其進退而辨其賓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祥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斂無崖非

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慊觀其外以及其內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老子為非聖人矣然而不儉不嗇大仁不仁大慊不慊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知神聖吾自以為脫去矣而子謂我有聖之名非聖之實豈知我者哉而容崖然至知巧而覩於泰此教成綺修身之道也經曰真人其容寂其顙頯其狀義而不朋則崖然頯然義然非郭氏所謂

進趨高露踶跂者也老子曰安平泰經曰守泰定則覩於泰非郭氏所謂多於本性也動而持與妄行而蹈大方意同知巧而覩於泰與鞅掌以觀無妄意同邊則不得中竅則非所有修身之道貴於體而行之邊境而竅者庸能知之乎物之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然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内忘内則心

静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賔之而後心有所定也

碧虛註老子不應嫌其欲以粗迹窺聖意也成綺復自謂昔之邪心今直退矣老子告以吾於恢恑憰怪之名脫去久矣若呼馬為牛非誣即枉也有實斯有名有名斯有累若更不受反受其殃服用也吾之用也常用之道故無迹焉吾非以常用之道矜有持用而使人之貴也成綺鴈問脩身老子謂汝容止乖崖

精神馳突造作淳樸揚聲威厲其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言末經調御強自執持動有機關靜多猜慮揣摩越分皆以為不信此道固若戎敵之多詐也至大無外故不終至小無内故不遺不終不遺故萬物備不能容物則狹矣為物所測則淺矣治物之具至人之緒餘也有世亦大矣而至人不以介懷鎮以無名之樸故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則虛無合乎德則不喪退仁義則少私賓禮樂則寡欲用心若此非定而

何

慮齋云食蔬之餘棄於鼠壤闇昧之地是不愛物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積畜有餘也向有所譏今其心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知巧神聖有為之學脫馬出離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拒之是兩重過也是恥過非作之意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履行遂進

躡足漸進也崖然異狀衝然突視闞然口呿義然堅固繫馬而止即坐馳之貌舉動矜持發若機括明察精審自恃知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凡此皆不誠所致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必招禍患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莫能外此道故曰備廣大淵深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非至人孰能定其

本末哉有天下之大不足累其心雖奮而執天下之柄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計利害究極真理故能守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其不動神又何所困心哉通乎道德即合乎自然以仁義為後而非所先所主者性情而禮樂為賓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棄妹頗難釋諸觧多音昧按陸氏音義舊註音末言其棄薄末學也今從其音而別為之說成綺見

鼠壤餘蔬而疑老子非聖葢謂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滿前狼戾也昔人入山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菜葉遂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以不應應之郤音隙訓虛悟昔譏刺之非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況又以非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無益損焉吾服也常服二

句四服字觧者不一按此即拳拳服膺之服言其
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常如是非以擇守
為事而有所服也屐當是屣屐不躡跟也其行怱
遽故若此崖則不平衝則奔突頽則高亢口闞則
欲言而未出狀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
而止也動而持非自然而静發也機非自然而動
持之發之則有心有迹矣察而審知以察為明也
巧而覩泰機心見於驕色也凡以余所言為不信

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爲盜竊之行葢痛鍼成綺之失夫子曰以下乃誨之之辭夫道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神化之末唯至人能知其本耳至人者有天下而無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言物雖動而我自静也審乎眞道利莫能遷窮物之理能守其本故天地可外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困哉唯能通合道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

賓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三

宋 褚伯秀 撰

天道第四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

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

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郭註其貴常在言意之表故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無益當古之事已滅於今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

聲之間也夫斵輪之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斵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言也

疑獨註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所謂書者不過陳迹而已世以為書足以盡道不知道者也言者莫不貴意意者隨道而無窮言不足傳則所謂書者何足貴哉世之所貴非所貴也不可言者道之全可以

言者道之散道本出於性命之自然必也會之以無形因之以至理闇於寂寂見於冥冥可也而世之人舍自然之常性求先王之陳迹愈求而愈失矣夫耳目所聞見不過乎形色名聲其於書也亦若是而世人迷真失性謂形色名聲為能得彼之情此可悲也若能忘其形色名聲而棄言遺書因之以心會之以意則天地之至理性命之大情可不言而知矣輪扁以桓公惑於先王之陳迹而不知大道之本故以斲

輪之事喻之在乎循之以理而不失其性不疾不徐得手應心數者自然之性存焉者所謂理也口不能言所以不能喻之於子而老斵輪斵輪技之末猶不可以言喻況欲求道於書乎唯善學者讀其書求其意舍其迹會其心斯免輪扁之譏也

祥道註書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

忘文豈非所謂祠祀畢芻狗捐醇精流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碧虚註古人已往所傳者書語而已胡足貴哉譬如問答五味只可說其形色名聲甘苦之味然莫能告也舍形色名聲則知者不言斯得之矣輪扁之得心應手妙莫能喻者有術數存焉此所以終身行之也年隨時化道逐日新古人語此未嘗不慨然也

鬳齋云書能載道所以貴之貴在道不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在意而不在言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與書皆不足貴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不可見聞而世人欲以形色名聲得其實可悲也夫此段發明前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精妙若此書載古人之言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餔豈知酒味哉

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寓而書

非道也悟者因書以明道迷者舍道而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得以進說以粗喻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斵輪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即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書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斵輪豈搰搰於椎鑿之間

而勞筋苦骨為哉盖因道進技以天合天得其所以為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徇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扁也得以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茍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譊譊乎紙上之糟粕耶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祛世人泥象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

成之天則回視挾册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

庖丁觧牛章相類但末後欠桓公領悟耳留此一

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

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王聖道玄聖素

王之事業以道德為主無為之常此秉天地馳萬物

而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

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

盖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

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已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其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為而略治

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賔能天能人極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用世而不足為之累

也終以遺書得意糟粕陳言而寓之於輪扁盖恐學者徇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絶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四

宋　褚伯秀　撰

天運第一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得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

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郭象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下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孰主張綱維之者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各自行耳不可知也雲雨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設問自爾之故夫

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原至極亦無故而自爾假
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吕惠卿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也日月爭
所吾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
者皆不可得意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運轉而不能
自止耶吾不可得而知也水之升而為雲雲之解而
為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
彷徨無定求其嘘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

而為神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是則逆之而凶九洛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戴之此所以為上皇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嘘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洪荒之世哉

林疑獨註天圓自動豈有意於運地方自靜豈有意

於處日月往來無所止所以無爭也天之運也孰主
宰而弛張之地之處也孰綱紀而維持之日月之往
來孰居無事推而行之此皆自然而然豈有為於其
間意者必有機緘運動而不能自止耶天地者形運
轉者道機緘之動非不得已亦非得已也陰陽之氣
鬱結則為雲雨者陰陽之和也雲所以致雨亦有所
不能致雲之為雨雨之為雲孰興廢之孰居無事過
樂而勸勉之皆不可知自為而已矣天一生水故風

起北方或東或西在上彷徨孰噓吸披拂而使之然哉六極四方上下五常五行也此皆自然而有莫知其故帝王順其理則為治逆其理則為凶九洛九州聚落也言帝德廣被遠民安居若日月之照臨下土天下莫不戴之樂其治安其生民性復樸如上皇之世也

陳祥道註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

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今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若有真宰者耶

陳碧虛註清妙之氣無時不運重濁之形未嘗不止水火之精互為升降有主張綱維之者則勞矣有機緘運轉之者則弊矣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於地雲

憑氣而交合故雲出於天人身清濁之氣亦猶是也是知雲不為雨雨不為雲相濟之理暗與事冥惡有為之者哉雲自隆施雨自淫樂有勸勉之者則私矣有噓吸披拂則敗矣寒暑濕燥風火六氣氣極則變故曰六極金木水火土五運運常則化故曰五常氣和則教成運乖則政敗也九洛謂洛書九疇洪範所陳者是也王者得洪範九疇則彝倫攸叙五福被民順也失洪範九疇則彝倫攸斁六極傷民逆也不順

不逆任物自爾得不謂之上皇歟

林氏鬳齋口義云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

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如人相追奪故

曰爭其所主張綱維皆着力之意不得已不自已亦

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所以為雲為雨但不

知雨為雲乎雲為雨乎隆施猶作止淫放樂戲劇也

言何人為放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天形倚於

北故風自北來東西上下彷徨往來披拂搖蕩也發

問不言人又是變其筆法六極六氣五常五行也此皆是自然之理九洛九州聚落古文通用帝王順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

褚氏管見曰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其所以運處往來人所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緘運轉而不自止耶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

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為雨而興耶雨為雲而作耶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施而嘘吸之耶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逸其舉問之人而或以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龢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為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彛倫斁叙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矣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光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

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趣義自貽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之道也有上說之不通碧虛照張氏校本作在上陳詳道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

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

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郭註無親非薄惡之謂夫人之體非有親也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藏府居内皮毛處外内外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無有親愛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凡名生於不及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無親而仁愛以言之郢

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理也至人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無為使各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此所謂兼忘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天下莫知泯然合道也太息而言仁孝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呂註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為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者情也忘親道也忘之在已者也使親忘我忘之在人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

忘也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操天下之富貴而制其爵與財者也至願名譽并焉則修其可願而至於至仁則孝悌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疑獨註有仁則有迹故有所親愛以親愛為仁則虎狼亦有親愛何為不仁及問至仁答以無親任其性命之自適雖親而不知其為親也太宰謂有親則有愛愛則孝之所由生今云至仁無親無親則不孝莊子言其本過孝也太宰言其迹不及也冥山喻道郢以喻孝以其殉孝之迹而遠於道本也敬在於貎愛出於心忘親者忘其所愛而無所不愛矣雖忘親而親未能忘我則我之孝猶未免有迹也夫在我者忘之

則易在彼者化之使忘則難能使親忘我而不能兼忘天下則猶有所累既兼忘天下必也使天下兼忘各任其性命之自然親而不知其為親愛而不知其為愛也為道而至於德遺堯舜則無為矣故利澤萬世而天下莫知豈直嗟嘆而言仁孝乎哉盖謂仁孝不足言也夫孝悌仁義八者皆人勉而為之以役其德非德之自然此道之所以散也豈得為至貴至富至願哉國爵并焉莫之爵而常自然也國財并焉棄

天下如敝屣也名譽并焉所願學孔子是也若然則任於道而不變矣

詳道註猛獸不失所親螫蟲不害所愛則人之相親愛以為仁者不過類此而已天地以萬物為芻狗而萬物自育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而百姓自遂苟以濡沫相給樂餌相悅則周此而失彼利一而廢百泥仁愛之迹而不知聖人不仁所以為至仁也仁生於孝生於愛由愛而至於至孝則愛不足言由孝而至

於至仁則孝不足言所謂至仁者豈過孝不及孝之言耶而太宰必以孝愛為至惑矣冥山在極北而南行以觀雖郢匠而冥山愈遠喻至仁無親而孝愛以言孝愛成而至仁遠矣至仁者非特忘親也而使親忘我以至德遺堯舜而不為兼忘天下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天下兼忘我也如是則仁常周於有餘而愛不生於不足豈真太息而言仁孝乎太息生於不足者也

碧虚註至仁者不獨親其親則近於無親非實無親也言孝則有私私則非至孝敬外貌也愛内誠也有志則易無心則難行孝而子不記則易奉養而親不錄則難德及一家則易化周天下則難忘人忘化是謂兼忘兼忘之治治之至也至人視聖德猶粃糠以百姓為芻狗然而仁孝之行未嘗須臾離唯修德自厲而已豈欲求知哉至貴為德全則軒冕不能動其心故國爵并焉至富謂知足則金玉不能易其志故

國財幷焉至願謂自適則是非不能變其性故名譽
幷焉此守道而不渝者也

鬳齋云虎狼仁也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
之論然亦有理至仁無親者親而不知其親乃為仁
之至孝不足言非不孝也孝不待言矣至仁在孝之
上是為過孝若太宰所問乃不及孝之言也敬孝猶
有迹愛孝則相忘以至忘親忘天下皆謂有迹不若
無迹有心不若無心也德棄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

而不知又豈以仁孝嗟嘆自夸哉孝悌至廉貞世以為美德實相勉以自苦而已不足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故皆屏去之是以道不渝所謂當然也前八者皆以有為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俗以親愛為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

牢不能領會終以親為仁而又歸仁愛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夏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為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也利澤萬世而不知

功蓋天下而不似其自己也如是則豈待嘆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待言矣世以孝弟貞廉八者為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為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為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四